



冰点特稿第1253期

为冬奥改行



王紫妍在跨界跨项集训队和队友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

王晓兵(后排左一)和苏翊鸣(后排左二)在集训时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

杜晓娇在北美杯美国帕克城参与钢架雪车比赛。受访者供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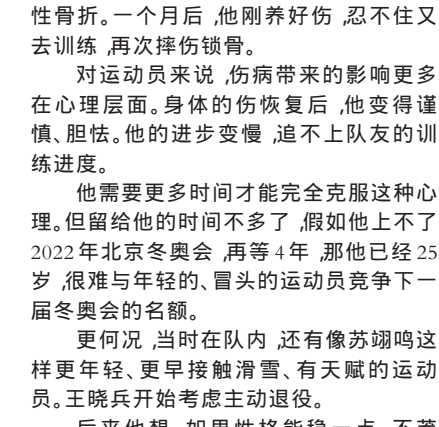
郑大体育学院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塔沟武校进行跨界跨项选材。受访者供图



王紫妍在跨界跨项集训队和队友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

王晓兵和苏翊鸣在日本集训时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

杜晓娇在北美杯美国帕克城参与钢架雪车比赛。受访者供图

对一群生活在河南武校的学生来说,奥运会离他们很远,又似乎很近。这些没接触过冰雪运动的武校生排着长队,身上贴着号码牌,在陌生的外国教练面前空翻、侧手翻,再通过体能测试和专项测试,优中选优。

2018年,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,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一批苗子,进入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,试图挖掘、培养有冰雪运动天赋的运动员,弥补中国在冰雪运动上的多项空白。

最终,真正出现在冬奥选手名单上的,是极少数。以河南省为例,跨界跨项选材从8万人中初选3000人,送到国家集训队300人,最后进入北京冬奥会赛场的只有2人。

跨界

12岁时被家人送到濮阳杂技艺术学校学蹦床的王晓兵,迷恋在空中停住的感觉,双脚用力向上跳,身体腾空,两个空翻,绷紧全身肌肉,维持住飞起来的状态。尽管那只有1.5秒。

他设计过未来会蹦得多远、多高,杂技学校的毕业生,大多当杂技老师,或是做点和杂技相关的小买卖。他的同学说,杂技生要熬好几年苦练一个动作,一辈子熟练掌握十几个杂技节目,最好的出路是进入世界顶级马戏团。

迷恋飞起来的感觉也是单板滑雪运动员必备的素质。2018年,一条新的出路摆在王晓兵面前,杂技生的身体素质好,有技巧性动作基础,有强大的身体控制力,具备冰雪运动员的素质。

他更愿意参与的理由很孩子气,好玩,体验一把滑雪,还不用花家里的钱,大不了就淘汰呗!

高时速。状态好的时候,她感觉逆风滑行的阻力也变小了,很顺畅,轻松地下滑。这项运动显然比比赛刺激许多。每次高速行驶,她的精神会高度紧张、专注,要在每个弯道即将到来时,及时地做出拐弯的操作,相当费脑。

杜晓娇真正意义的“第一滑”,是从半山腰开始,被教练推下去的。她听到头盔两侧呼呼的风声,四肢感觉到冷,如果头抬高了,风会往胸口钻。

自由

像是推开了一扇新的门,谁也不知道会迎接什么。那些守着严格规矩的武校学生,跟着集训队,抵达新西兰、日本、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,在新西兰看牧羊犬怎么放羊、看当地人怎么给羊剃毛,在美国看水上漂的浮动房屋。

我们以为没有朋友的,毕竟身边都是对手,但实际上刚刚相反。这些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把友谊看得很重。打闹是他们的日常,当王紫妍摔了跤,练双板的武校同学路过时,会用手杖敲她的帽子当作打招呼。

那个坏抱着,大不了就淘汰,想法的皮孩子王晓兵,在集训10天后,真正爱上了滑雪。他的舞台再也不是那一小张蹦床了,而是一个滑雪场。借助脚下的单板,他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,想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。

初尝了竞技体育的甜蜜后,压力也接踵而至。当集训队更换场地时,就会淘汰一批队员。淘汰点名一般在机场进行,两拨人就彼此岔开,奔向不同的目的地。

踩着鼓点,逐渐加速度。她总是踩不到节拍上,别人的呐喊助威,反而让她的脚步越来越乱,在起跑阶段,就落后他人。

她当然喜欢钢架雪车,但她不一定要作为运动员上场,而是真正享受这项极限运动带来的刺激、快乐。2021年3月,她回到辽宁省赛艇队。

她昔日队友,如今已经进入赛艇国家队,拿了全运会冠军,她有时会后脚踏项的决定,但她也知道,如今的自己,变得更加成熟、理性。

离队

2021年年初,杜晓娇已经在队内竞争中多次成绩垫底,她坦然接受了自己跑得慢的事实。她当然喜欢钢架雪车,但她不一定要作为运动员上场,而是真正享受这项极限运动带来的刺激、快乐。

她昔日队友,如今已经进入赛艇国家队,拿了全运会冠军,她有时会后脚踏项的决定,但她也知道,如今的自己,变得更加成熟、理性。

她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舞台,离开了越野滑雪国家队,办了一个倡导科学运动的创业公司。王晓兵的拐点在2020年年初到来。滑雪训练过程中,他意外摔倒,导致锁骨粉碎

骨折。一个月后,他刚养好伤,忍不住又去训练,再次摔伤锁骨。对运动员来说,伤病带来的影响更多在心理层面。身体的伤恢复后,他变得谨慎、胆怯,他的进步变慢,追不上队友的训练进度。

他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完全克服这种心理。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假如他上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,再等4年,那他已经25岁,很难与年轻的、冒头的运动员竞争下一届冬奥会的名额。

退役后,王晓兵告别了蹦床,决定当一个滑雪教练,把快乐放在第一位,我要滑到老。他终于可以在滑雪场上随意摇摆,看见小山包想跳过去,看见有人就想绕一下,不用再担忧受伤以及康复。

分野

苏翊鸣进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那天,他正在吉林省松花湖滑雪场教学。苏翊鸣上场了,他暂停了教学,拉着学员,站在雪道上,捧着手机看了这场决赛直播。

他最喜欢的单板滑雪运动员马克思·帕罗特也参与了这项比赛。29岁的马克思·帕罗特在2018年被诊断出癌症,化疗了12次。痊愈两个月后,马克思·帕罗特回到滑雪场训练,最终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的金牌,苏翊鸣摘银。

他全程关注北京冬奥会,苏翊鸣资格赛获得第一名那晚,他喝了一顿大酒庆祝。冬奥会开幕那天,他和苏翊鸣等队友共同的教练佐藤康弘,难得地在沉寂多时的微信群里,发了一段长语音:感谢他们的付出,对那些中途离队的运动员表示抱歉、请求谅解。

思·帕罗特在2018年被诊断出癌症,化疗了12次。痊愈两个月后,马克思·帕罗特回到滑雪场训练,最终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的金牌,苏翊鸣摘银。

他全程关注北京冬奥会,苏翊鸣资格赛获得第一名那晚,他喝了一顿大酒庆祝。冬奥会开幕那天,他和苏翊鸣等队友共同的教练佐藤康弘,难得地在沉寂多时的微信群里,发了一段长语音:感谢他们的付出,对那些中途离队的运动员表示抱歉、请求谅解。

那些无缘参赛的队员,用必胜好运,给群里的苏翊鸣献上祝福。王晓兵大喊了一句中文,小鸣牛×!他知道,佐藤肯定能听得懂这句话,这是早前老队员教的中文词,代表着好棒、爱和加油。

参加北京冬奥会的177名中国运动员中,约有1/5来自跨界跨项选材,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。虽然没法再参赛,但三亿人参与冰雪他们也有了一份功劳。

一些集训队队员回到省队训练,他们是所在省第一个练习该项目的运动员,将成为这些项目在该省发展的开拓者。滑雪的轨迹不仅留在了雪场上。有人回到河南武校,走在大街上想滑雪动作想得入神,就会突然蹲下来,做一个抓板动作。

一些武校的学生们记得,他们在世界各地集训里学到了很多生活礼仪,比如吃饭不要吧唧嘴、和长辈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对方。有队员原来每次离开一个训练地,自己的房间都乱糟糟的。一个带队的北体老教授要求他们,就算赶不上飞机,也要收拾完房间再走。

队员们说,感觉自己越来越开放,以前和陌生人一说话就脸红,什么事都要想很久才敢做。现在不管碰到什么新事物,他都会先试试。

与冬奥的距离 王紫妍被淘汰回家了。她把父母挂在显眼位置的二青会奖牌收起来,在家玩了3个月,没事就躺在床上反复想自己的失误,一直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努力。

她还是喜欢滑雪。在购物网站上,她把好看的面罩、雪服、雪镜加入收藏夹,对待滑雪板,比对自己的脸都爱惜。3个月,她回到了塔沟武校,准备3年后参加单招,报考北体的滑雪专业。

杜晓娇在北美杯美国帕克城参与钢架雪车比赛。受访者供图 她心里一直没迈过被淘汰的那个坎儿。她不想看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。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那天,在房间里上网课的王紫妍被母亲拉了过去,母亲说,你要坚持坚持,这里面都有你了。

杜晓娇如今的生活,离冰雪运动很远了。她正忙着用身体与测功仪对抗。测功仪是赛艇运动机器,类似于健身房的划船机。在赛艇项目新的比赛规定里,只有测功仪达标的运动员,才能去水上打比赛。

一些变化已然发生。钢架雪车的训练习惯,迫使她善于思考,在训练中多反思,多判断。以前体能最佳的时候,她靠着蛮力就能在赛艇比赛中获胜,不怎么用技巧。但现在,她不再追求体能为王,而是时刻思考着,怎么划更科学。

杜晓娇在赛艇界有了新榜样。一位30岁、生完孩子又回归赛艇队的老队员。虽然老队员力气不如年轻队友,但是手一搭上桨,熟悉的水感总能帮助她划得更远。那是天赋、技巧、长年训练的综合产物,不被时光所盗走。



王晓兵(左二)和苏翊鸣(右一)在日本集训时合影。受访者供图